

李昂 施叔青 精品

台湾两才女

李昂 施叔青

散文精粹



登录号	105572
分类号	I267
种次号	223

散文精粹



花城出版社

李昂

施叔青

台湾两才女



石油0105653

徐学 选编

台湾两才女——施叔青、李昂散文精粹

徐学 编选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粤北印刷厂印刷

(韶关市五里亭)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插页 200,000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7-5360-2562-9

I·2202 定价:1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前言

徐 学

台湾文坛，群雌并起，其最出色表现，在小说。多年前，她们的先驱，心智开阔的伍尔芙夫人（Virginia Woolf）曾说过：“女子一向在客厅的人来人往中讨生活，正可锻炼她们的心灵来观察并分析别人的性格。这样的锻炼足以成小说家，而非诗人。”如今，台湾的才女早已不在客厅中讨生活了，她们足迹遍及世界，眼光注视八方。也许，急剧的社会转型使她们更多地面临生命困境；也许，女性的本能使她们更为真切实在，无闲也无心玄虚飘浮，才女们依然大多钟情于小说创作。

小说，在中国近代以前，一直是须眉独霸的文体。如今，却有众多娥眉于其中大扬其眉，这当然离不开女读者的捧场。台湾的女小说家都有相当傲人的销行记录，读者大都为她们周围困惑不安的姐妹，渴求着通过阅读，能将自己周围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看得更仔细更透彻。

总是这样，女作家拥有各不相同读者群。台湾最大的书刊

销售连锁店金石堂的一位负责人，曾透露出些许讯息。他说，此地初中和高中的小女生，大多是一些“三毛迷”和“席慕容迷”；大学女生最爱苏伟贞和朱天文朱天心的小说；买廖辉英小说的多半是刚出校门进社会的女孩；而李昂、施叔青小说的读者常常是中年女人，精明强干的白领丽人和一些大约是刚发现丈夫有外遇的女人。

施叔青、李昂（施淑端）姐妹及其作品，对于大陆读者已并不陌生。此次承蒙她们应允，在大陆首次推出她们的合集，我借此机会多说几句。

施家姐妹出生于台湾西部临海的鹿港，这里自宋元以来就是大陆移民登台的第一站，至今古城里还存留着不少石板铺路的狭长小巷和满布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沿袭和流传着许多神秘而阴怖，浸透古老沧桑色彩的习俗和传说。

这两姐妹并非生在书香门第，却自幼饱受着神秘古朴乡间民俗的熏染。除此之外，她们的四姐，施淑，一位坚实勤勉的文学研究者，如今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也给这两位深具艺术天赋的妹妹许多有益的教诲和影响，使她们自文学起步之初，便有了同龄女孩所不具备的相当广阔的文学视野。

她们的少年时代，正值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岛内风靡一时。和当时的文艺青年一样，她们也喜欢追逐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喜好以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作为自己剖析社会思索人生的出发点。

但她们毕竟有着自己的根，那就是鹿港。自少年时期，鹿港在她们的经验世界和心理投影中，便总是充满了神秘的超自然色彩，充满了死亡、性、梦魇和癫狂。

施叔青在她早期的小说中这样写道：

“鹿港曾经有过一段繁华的日子，现在繁华已去，没落成一个荒凉的小渔港。港湾的沙滩上，埋着零零落落的破渔船，船底朝天，让牡蛎吃出一个个黑洞。几张破渔网，挂在竹竿上，独自迎风飘荡着。沙滩上，有干死的鱼，腐烂的螃蟹，还有一两只泡得肿胀的尸体。从海港到市场的一条街上，有家卖香烛元宝的……右边有一家棺材铺……。从这条街岔进小巷里，不远便有一个专做渔郎生意的土娼寮，门口坐着一个肥大的土娼，穿着睡衣，露出半边奶子，百般无聊的在哼着‘雪梅思君’。巷底的小酒馆里，一个喝得满面醉红的浪子，正在跟那个老得聋了的酒保，大声喊叫他昨晚跟那个查某干的淫猥的勾当。街上一个老疯妇，独自念念有词，在替她淹死海里的儿子招魂。她身后不远，两个扮黑白无常的人，拖着两条血淋淋的舌头，边走边舞，口里念念有词……”

而李昂，从《花季》、《杀夫》到《迷园》亦时常出现鹿港那鬼影幢幢般的阴森，一个充满着各种禁忌与未卜，具有不可知的破坏力的原始荒原式的背景。在这背景中，也必然有一种狂乱的情爱。

鹿港给予施家姐妹无尽的创作源泉。它使她们早熟，也使她们创作初始，便已自觉生活在一种荒诞窒闷的困境中，很自然地以此为出发点，思索着人性和社会的奇异神秘，有意无意地把性爱作为一种救赎方式，探求着女性的角色和出路。

1961年，施叔青16岁，她发表了《壁虎》，这是她的第一篇印成铅字的小说；过了七年，1968年，李昂的《花季》问世，那年，她也是16岁。《壁虎》与《花季》中对女性心理的大

胆揭示，将隐秘幽暗的心灵与扭曲、怪异、梦魇似的世界并置，预示了这对姐妹在未来的创作路向。

在生活富庶、教育普及、社会开放的台湾，早熟的才女不乏其人，但如施家姐妹这般，一出场便语惊四座，几十年下来并未冷场者实属难得。她们当然也并非无所依凭，其文学源头可上溯四十年代的才女张爱玲。

在写作风格上，她们延续了张爱玲小说的凄暗荒凉与颓靡华贵并举的美丽苍凉。在《香港三部曲》、《迷园》等长篇中，总见光怪陆离，鬼气弥漫——日渐衰落的显赫门庭，苍白痴狂的女人，死亡的威胁、罪孽的重负……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已出现了一些因性禁锢、性压抑而病态的女性群——《金锁记》中的七巧和长安，《怨女》中的银娼，终生面临着情欲的深渊无法挣脱；《第一炉香》中的梁姑妈，《半生缘》里的顾氏姐妹，因贪慕富贵而葬送了青春，也都常年饥渴着。但张爱玲在女人与性的关系上并无意深究。施家姐妹则对当代女性在情欲与成长、性爱与爱情、禁忌与放恣等种种纠葛作了更为全面的洞照与剖析；既对碾碎了无数无辜者的“性即罪”的传统伦理掷去大胆质疑，也对柔弱女子遭受的性虐待作确切指证；性禁忌与性无知对青少年的摧残，凭借夫权的合法强奸，人欲横流社会中的性交易，都在她们的笔下无所遁形。

与前辈女作家尤为不同的是，她们刻划了一些经济上独立、事业上有成的新女性在性开放性自由环境中的不安与沮丧。

80年代以来的台湾，两性关系空前未有的开放随意。交往乃至交合的自由，并没有降低现代女性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

反而使她们遭受更多的困扰与创伤，根源之一仍在女性对待性的纯度与周遭污浊之间的落差。

一般而言，与男性相比，女子在寻找性对象时，总更注重内在的素质，更多地要求情感的沟通。所以，即便她已强大地足以冲破传统，大胆走入性的禁区，她们的性欲也往往是对情感的确认和庆祝，倘若没有精神之光的抚照，使自觉污秽恶俗；越有品味的女子越不愿意接受简单的泄欲，而力图把性作成抒情诗。然而，与这种要求形成强烈反讽的是，她们所可供选择的性伙伴，大都是富有却粗俗的猎色者，偷欢而不准备全身心投入的薄情人，所以，新女性感到格外不堪了。此种难堪与挫败在施家姐妹的小说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作者虽不愿强作解人，读者却可从中获取启悟。

本书小说卷的选编，因篇幅所限，许多中长篇只能割舍。为突出施家姐妹小说创作的特色，着重展示了她们在性爱方面的探索。这种探索是站在女性本位的立场上，对现代女性于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三方面所遭受的压抑甚至是蹂躏作大胆的反省。纵然不羁与无忌，却绝非低俗的色情展示和官能刺激。女性读者，也许更多地从性的暗孔中窥视到自身的奥秘，咀嚼着自我追寻与自我突破；男性读者可能较多地体悟着，在性爱中不仅有“冲破一个约定俗成社会的最深刻的力量”（李昂语），也有着转型社会中所蕴含的种种文化密码。

本书散文卷的选编，展示了两位才女文学世界中更为典雅与温情的一面，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少年生活的侧影，周游世界的闲情，对古典爱情的憧憬，对人类困境的调侃……当然，散文中也仍有她们对女性困境的思索和诠释。为了让读者对其

创作有更清晰的透视，我们还选入部分作者创作自白。散文卷中有些作品曾被作者收入她们的小说集，但照祖国大陆的分类习惯，仍将其归入纪实散文与寓言散文，这无关大局，谨略加说明。

长久以来，女性总是艺术家喜好描绘的性别，她预示着繁衍，又象征着性爱；时而是美、爱情和丰饶，时而是恶、诱惑和堕落。神化她的人称“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妖化她的人咒之为蛇一般的阴毒。而对于自己的性别角色与性别存在，中国传统意义的才女总不外乎沉默——一种无声的哀怨。直至五四以后，才渐渐出现了敢于从灵与肉两方面大胆探究女性存在的文学潮流，本书的作品正是这方兴未艾潮流中高扬的潮头。相信它不但会被女性自身注目，而且也会受到超越两性偏见的男性的喜爱。

最后，还要感谢施淑教授为本书提供许多资料。

1997年5月于厦门大学台湾所

目 录

编者前言·····	徐 学	(1)
-----------	-----	-----

抒 情 散 文

关 雎·····	李 昂	(3)
拾掇那些日子·····	施叔青	(11)
那些不毛的日子·····	施叔青	(26)

寓 言 散 文

水仙花症·····	李 昂	(51)
移 情·····	李 昂	(55)
三寸灵魂·····	李 昂	(60)
渡·····	李 昂	(68)
三心二意的人·····	李 昂	(75)
猫咪与情人·····	李 昂	(87)

纪 实 散 文

外遇连环套·····	李 昂	(97)
------------	-----	------

游 记

- 指点天涯又一章 施叔青 (145)
- 清迈古庙风土寻踪 施叔青 (152)
- 古印度文化寻踪 (节选) 施叔青 (164)
- 哈佛五日 施叔青 (177)
- 火洲行 施叔青 (192)
- 哈尔滨看冰灯 施叔青 (205)
- 敦 煌 施叔青 (212)

杂文与自白

- 我们三个姐妹与张爱玲 李昂记录 (221)
- 爱与罪 李 昂 (225)
- 大学校园内的爱与性
- 《外遇》绪论 李 昂 (237)
- 寻求爱的年代 李 昂 (248)
- 写在《迷园》前 李 昂 (259)
- 我写《香港的故事》 施叔青 (261)
- 仍然跳动的心 施叔青 (267)
- 《完美的大夫》序
- 《那些不毛的日子》后记 施叔青 (270)
- 被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回来 施叔青 (273)
- 《夹缝之间》自序
- 我写《维多利亚俱乐部》 施叔青 (278)

抒情散文



关 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周地的南部是一片平原，绵延至江汉一带，当然其中亦间夹了些丘陵或小小的山脉，但大致说来，它是平坦的，由于它不似周地的西面、北面，需负起与犬戎、豳等异族争战的责任，也不必像东面要面对诸侯列国，因此它是安逸和平的，只在静默中慢慢的吸取文王教化的幽微芬芳。

清晨在多河流的周地南部平原上常有着微雾。而在这个清晨，雾也是轻灵的包容了原本确切的小湾流水、岸上景物，甚至站在岸边的人影。随着阳光出现，雾淡略后，才逐渐清晰了起来，可见是一个高而强健的青年男子，随意披扎着的葛衣下有均衡优美的肢体，他正满含兴趣的临俯着自己的倒影。

多么的新奇！好似第一次看到自己，水中的脸清朗，纯厚

的眉宇间含着炎黄子孙的英爽和骄傲，他为自己所迷惑了，然而在他的个性中尚未被教导成去条理、概念的析分事物，他只是一再的凝视着自己的清影，一再的惊讶和往昔的不同。然后，有东西粉碎了他的身影。

是游来的一对睢鸠鸟掀起的涟漪，他收回注视自己倒影的目光，好奇的看那对睢鸠在他身前不远处并依着游过，及跟在后面接连游来的成双成对睢鸠。

它们绝不是毛色艳丽的动物，只是类似野鸭的水鸟，灰褐的羽毛，甚至它们的啼声，也并不嘹亮或清脆，只是永远一叫一啼，互相应答着。

随着这群睢鸠游过后，水面回复了平静，现在他又可以看到自己的脸，夹杂在倒映于水中的蓝天和岸边野草、树木中，它是多么的孤单。那微云总会丝丝的缠聚在一起，野草是整片的清绿，树上有的是无数的叶片，只有临向清流的自己是单一的，他伸出手撩拨流水，自己的影像再度破碎不可辨了。

他稍颓然的走离水边，在青草地上坐下来，郁郁的要能清楚这个清晨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不一会，他的思绪扩散了，重为外在的景物所吸引，他也就释然的遥望着那河流。

一对对的睢鸠已游至河中央的浅滩，正双双的憩在矮灌木丛中，互理着为水浸湿的羽毛，对啄着嘴，或相互依偎着。

他专注的望着无论到何处总是成双的睢鸠，重再想到水中自己孤单的倒影，一些模糊的思维在他心中清晰了起来，他想起了女人。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黄昏的河边是稍带匆促的，那橙红色的太阳急着要回到地的尽处归隐，群鸟自天空斜斜的掠过，几只蜻蜓以丝薄的翼翅拍打水面，水鸟搜寻夜里的休憩所。

他荷着锄朝回家的路上走来，临近河边，清澈的流水引诱着他。蹲跪下来，掬一把水泼在脸上，沁凉的水珠顺着颈子滑下，麻痒痒的爬过胸膛，再继续往下伸延，像冬日滚过长长斜坡的雪球，终于碎落在山坳处。

当流经胸膛后残剩的水点触着他身体那部分时，原本因工作而发热的身体更加的燥热了起来，他四下望望，没有人，只有远处一株大半枝桠伸向水面的树随着黄昏的微风轻轻摇摆，他退下身上的衣服，赤身走入水中。

水淹及他的足踝，慢慢的爬升至他的腿部，他低头看着自己在水下青绿透明且扭曲的肢体，满怀着兴趣再继续朝前走，水就要浸及小腹的那刹时，他听到一声惊呼。

是清脆略带稚嫩的女子惊叫声，一时他楞站在水中，茫然的抬起头，寻着声音，他看到那树旁一女子正以双手捂住脸孔，才想起自己赤裸着身子，慌乱中也不知要怎么办，倒是那女子很快的转身涉水跑了。

他继续楞站在水里好一会，脑中只是一片灰蒙，整个事件的每个小小片断毫无规律的接连着出现，每次总是在那女子转身的霎时突地被切断，只有再重新回想，但始终构组不成完整的事实。直至转为清冷的水的寒意惊醒了他，橙红色的太阳已

大半没入天际。

有东西漂流来缠住他的脚，是被折断的苕菜，他弯身将它们拿开，也注意到不远处的水面上浮着一只竹篮，篮子里尚有几株苕菜，圆圆似荷叶的叶片往四方开散，像朵朵的青花。他于是明白了何以那女子在昏黑时会独自来到河边，她必想采得苕菜回去当晚餐的菜肴。只是自己临近河时怎没注意到？也许她一直在那棵树后，直至自己走入水里的溅水声惊动她，才探出身子来想看个究竟，却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朝前走几步拾起竹篮。刚刚看背影该是村里陈家的大姑娘，应把篮子带回去还给她，也好能再看到她。

黄昏最后的太阳已不见，天就要黑了，他匆匆走出水里，穿好衣服，将篮子挂在锄上，依然荷着锄头，朝前走了几步，不禁又回望河边，但在慢慢淌流的河水里，只有柔弱的苕菜，随着水流不定的摇摆着。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夏天的星星总是躁急着要在夜空出现，不等天完全墨黑，就已闪烁满一天。

吃晚饭时，他打翻了一碗汤，年老的母亲关切但平和的问他是否病了，他摇摇头，母亲也不再追问，但他明白母亲等着他去告诉她是怎么回事，像过去他常做的。有几次，他想开口，又隐忍住了，直到饭后嫂子收拾好餐桌，姊姊继续纺纱，他才含糊的同母亲说他要去找一个人，母亲没有问是谁，只轻轻的点点头，在她的无言中有深切的相信。